舊五代史考異

舊五代史攷異卷第四

餘姚邵晉涵纂修

漢書第一

高祖紀上

四代祖諱湍　案五代會要湍為東漢顯宗第八子淮陽王昞之後

陵曰沛陵　案五代會要懿陵沛陵皆無陵所遥申朝拜

遂免晉高祖于難　案通鑑攷異引漢高祖實録云是夜偵知少帝伏甲欲與從臣謀害晉高祖詐屏人對語方坐庭廡帝密遣御士石敢袖鎚立於後

俄頃伏甲者起敢有勇力擁晉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力當其鋒死之帝解佩刀遇夜晦以在地葦炬未然者奮擊之衆謂短兵也遂散走帝乃匿身長垣下聞帝親將李洪信謂人曰石太尉死矣帝隔垣呼洪信曰太尉無恙乃踰垣出就洪信共護晉高祖殺建謀者以少主授王宏贄

杜門不出者數日　案通鑑云知遠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于外戚無大功恥與之同制制下數日杜門四表辭不受

帝大破偉王于忻口　案漢祖破偉王薛史作開運

元年正月歐陽史漢本紀作三年五月晉本紀又
載開運元年正月辛丑劉知遠及契丹偉王戰于
秀容敗之兩紀年月互異應以薛史為据
是月帝誅吐渾白承福等五族　案歐陽史作八月
殺吐渾白承福等族
帝親率牙兵至朔州南陽武谷大破之　案東都事
略郭進傳契丹屠安陽高祖遣進拒戰契丹敗走
以功除刺史
暉等不受命　案宋史王晏傳開運末與本軍都校
趙暉忠衛都校侯章等戍陝州會契丹至汴遣其

將劉愿據陝恣行暴虐晏與暉等謀曰今契丹南侵天下洶洶英雄豪傑固當乘時自奮且聞太原劉公威德遠被人心歸服若殺原送款河東為天下倡首則取富貴如反掌耳暉等然之晏乃率敢死士數人夜踰城入府署劫庫兵給其徒遲明斬愿首懸府門外衆請暉為帥章為本城副指揮使內外巡檢使兼都虞候乃遣其子漢倫奉表晉陽

為天福十二年　案契丹國志云漢祖仍稱天福年號曰予未忍忘晉也

壬寅契丹主發自東京　案遼史太宗紀作四月丙

辰朔發自汴州與薛史異歐陽史及通鑑俱從薛史作壬寅

契丹自黎陽渡河　案通鑑作丙午契丹自白馬渡河遼史作乙丑濟黎陽渡與通鑑異

以北京隨使右都押衙楊邠爲權樞密使　案歐陽史四月乙未右都押衙楊邠爲樞密使據薛史邠于閏七月辛未始真授樞密使四月中乃權職也

契丹主取相州殺留後梁暉　案宋史李穀傳潛遣河朔酋豪梁暉入據安陽契丹主患之即謀北旋會有告契丹以城中虛弱者契丹還攻安陽陷其

城

殺契丹數十人　案契丹國志作殺遼兵數百

行德因據其城　案東都事略武行德傳行德陷于
契丹偽請自効因遣送將校數十百護所取尚方
鎧甲還北方至河陰行德謂衆曰我與若等能為
異域鬼耶衆素伏其威名皆曰惟命遂攻孟州走
其節度使崔廷勳悉以府庫分諸校而權領州事

遣其弟行友詣太原勸進

丙子契丹主耶律德光卒于鎮之欒城　案遼史太
宗紀四月丁丑崩于欒城與薛史異歐陽史及通

鑑俱從薛史作丙子

以陝府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兼絳州防禦使王晏為晉州節度使檢校太傅　案隆平集王晏傳云漢祖威名未振而晏等歸之甚喜即授以節度使

漢書第二

高祖紀下

矯其主遺詔命烏裕嗣立　案遼史世宗紀作四月戊寅即皇帝位歐陽史通鑑契丹國志俱從薛史作五月與遼史異

史宏肇奏澤州刺史翟令奇以郡來降　案宋史李

萬超傳史宏肇路經澤州刺史翟令奇堅壁拒命萬超馳至城下諭之曰今契丹北遁天下無主并州劉公仗大義定中土所向風靡後服者族盍早圖之令奇乃開門迎納宏肇即留萬超權州事

乙巳契丹永康王烏裕自鎮州還蕃行次定州 案遼史作甲申次定州與薛史異

契丹河中節度使趙贊起復河中節度使 案通鑑起復趙贊在七月甲午以後與薛史異又匡贊薛史作趙贊考贊即延壽之子仕宋歷廬延邠鄜四州蓋入宋後避諱去匡字也今仍其舊又案遼史

世宗紀天祿二年十月壬午南京留守魏王趙延壽薨攷遼天祿二年即漢乾祐二年此時天福十二年延壽尚未死也此必因延壽為永康王所鎖而漢人傳其已死遂起復其子贊以絕其北向之心耳

宜以國號為大漢　案歐陽史六月戊辰改國號漢是戊辰以前猶未改國號也遼史太宗紀二月辛未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自立爲帝國號漢蓋因其自立而牽連書之

以尚書左丞張昭為吏部侍郎　案東都事略張昭

傳昭舊名昭遠避漢高祖諱止稱昭

以御史中丞趙上交為太僕卿　案上交本名遠避漢祖諱以字行見宗史

以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趙贊為晉昌軍節度使

案宋史趙贊傳贊懼漢疑己潛遣親吏趙傪奉表歸蜀判官李恕者趙延壽賓佐深所委賴至家事亦參之及贊出鎮從為上介至是恕語贊曰燕王入遼非所願也漢方建國必務懷柔公若泥首歸朝必保富貴狼狽入蜀理難萬全儻若不容後悔無及公能聽納請先入朝為公申理贊即遣恕詣

兼侍中侯益為開封尹加兼中書令　案宋史侯益傳益率數十騎奔入朝隱帝遣侍中問益連結蜀軍之由益對曰臣欲誘之出關掩殺之耳隱帝笑之益厚賂史宏肇輩言王景崇之横恣諸權貴深庇護之乃授以開封尹兼中書令

未幾濤罷免　案宋史李濤傳濤請出邠等藩鎮以清朝政隱帝不能決白於太后太后召邠等諭之反為所構免相歸第與薛史異

思綰等作亂突入府城據城以叛　案歐陽史云四月壬午永興軍將趙思綰叛附于李守貞案薛史

趙思綰據城叛自在三月非四月事又思綰先據城叛後附于李守貞歐陽史先書李守貞反後書思綰叛亦誤也通鑑從薛史

命樞密使郭威赴河中府軍前 案通鑑云自河東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昭義節度使常思屯潼關白文珂屯同州趙暉屯咸陽惟郭從義王峻置柵近長安而二人相惡如水火自春徂秋皆相仗莫肯攻戰帝患之欲遣重臣臨督壬午以郭威為軍前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威節度與薛史所載詳畧互異又案薛史周太祖

紀云七月西面師徒大集未果進取其月十三日
制授帝同平章事即遣西征據此紀則周太祖以
七月庚申加同平章事八月壬午命赴河中府軍
前非一時事也二紀前後自相矛盾歐陽史漢周
本紀亦各仍薛史之舊未能參攷畫一通鑑定從
薛史漢紀

鳳翔都部署趙暉奏大破川軍于大散關　案隆平
集藥元福從趙暉進討兵衆寡數倍他將皆爲卻
元福擁數百騎獨出令曰敢回頭者斬衆効死以
戰遂有成功

為李守貞牽制也　案南唐書嗣主六年李守貞遣從事朱元李平奉表來乞師以潤州李金全為西面行營招撫使壽州劉彥貞為副諫議大夫查文徽為監軍使兵部侍郎魏岑為沿淮巡撫使開河中平遽班師又李金全傳云出師沐陽諸將銳于進取金全獨以為遠不相及乃止

漢書第四

隱帝紀中

遺賊將王三鐵等　案通鑑作王繼勳宋史王繼勳傳繼勳有武勇在軍陣常用鐵鞭鐵槊鐵檛軍中

目為王三鐵

安州節度使楊信　案楊信本名承信在隱帝時避

御名去承字薛史仍當時實錄之舊

分命中使致祭于所在川澤山林之神　案宋史段

思恭傳隱帝蝗詔徧祈山川思恭上言赦過宥罪

議獄緩刑獄訟平允則災害不生望令諸州速決

重刑無致淹濫必名和平從之

令趙思綰至則執之与一行徒黨並處置訖　案歐

陽史作七月丁巳郭威殺華州留後趙思綰于京

兆以郭威專殺為文與薛史異

甲子樞密使郭威奏收復河中府逆賊李守貞自燔而死　案通鑑壬戌李守貞自焚死歐陽史作甲子克河東秖以奏聞之日為據也五代春秋繫于六月殊誤

辛亥宰臣竇貞固加守司徒　案宋史竇貞固傳作隱帝即位加司徒攷貞固加司徒在乾祐二年宋史作即位所加蓋未詳攷

以利州節度使宋延渥為滑州節度使　案延渥為利州節度使于前未見王禹偁宋公神道碑云少帝嗣統授檢校太尉使持節利州諸軍事行利州

刺史蓋延渥于元年出鎮利州二年復改鎮也薛史未及詳載

漢書第五

隱帝紀下

鳳翔行營都部署趙暉奏前月二十四日收復鳳翔　案歐陽史作正月丙酉行營都部署趙暉克鳳翔據薛史則收復鳳翔自在二年十二月非三年春事也歐陽史蓋以告捷之月為收復之月耳五代春秋作十二月趙暉克鳳翔誅王景崇為得其實

故深州刺史史萬山　案遼史世宗紀殺深州刺史

史萬山在天祿三年即漢乾祐二年

澶州節度使李洪義　案宋史洪義本名洪威避周太祖諱改

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郭崇　案東都事略郭崇初名崇威避周太祖諱止稱崇

殷與洪義遣本州副使陳光穗賫所受密詔馳至鄴都　案宋史少帝遣供奉官孟業賫密詔令洪義殺王殷洪義素怯懦慮殷覺遷延不敢發遽引業見殷殷乃錮業送密詔于周祖

于是將校等請威入朝以除君側之惡　案東都事

畧漢隱帝遣使害太祖魏仁浦曰公有大功于朝廷握強兵臨重鎮以讒見疑豈可坐而待斃教以易其語云誅將士以激怒衆心太祖納其言

宋延渥開門迎降 案歐陽史庚辰義成軍節度使宋延渥叛附于郭威与薛史同通鑑作辛巳与薛史異

慕容彥超自鎮馳至帝遂以軍旅之事委之 案宋史侯益傳云周太祖起兵隱帝議出師禦之益獻討曰王者無敵于天下兵不宜輕出況大名戍卒家屬盡在京城不如閉關以挫其銳遣其母妻發

降以招之可不戰而定慕容彥超以為益衰老作
懦夫計沮之
郭允明知事不濟乃刲刃于帝而崩　案通鑑考異
引劉恕曰允明帝所親信何由弑逆蓋郭威兵殺
帝事成之日諱之因允明自殺而歸罪耳今考劉
恕所辨秖以揣度言之亦無實據五代春秋作帝
崩于師
乙丑太后誥曰　案原本作乙丑與五代春秋同今
從通鑑改作乙丑
時契丹永康王郛約率部族兩道入邊　案遼史世

宗紀十月自將南伐攻下安平內邱東鹿等城大
獲而還與薛史所載互有詳畧
以翰林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范質爲樞密副
使　案東都事畧周太祖征李守貞每朝廷遣使
齎詔處分軍事皆中機會太祖問誰爲此辭使者
以范質對太祖曰宰相器也太祖起兵入京師遷
令草太后誥及議湘陰公儀注乃白太后以質爲
兵部侍郎樞密副使
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率七百騎往衛之　案
東都事畧郭崇傳王峻遣崇率七百騎拒贇遇于

睢陽崇曰澶州兵變遣崇來衛乘輿非有他也至若軍情有屬天命已定贇執崇手而泣崇即送贇就館

延乂勸讀貞觀政要　案東都事畧張昭傳隱帝年十九猶有童心昵近小人昭上疏諫請近師傅延聞正人以開聰明隱帝不省

漢書第六

后妃傳

隱帝即位尊爲皇太后　案以下疑有闕文据通鑑云隱帝與李業等謀誅楊邠等議既定入白太后

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時在旁曰先帝常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復以爲言帝忿曰國家之事非閨門所知拂衣而出又云南壯遇于劉子陂帝欲自出勞軍太后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亡切身何以至此但案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慎勿輕出帝不從薛史載于李業傳當係史家前後省文

議立徐州節度使贇爲帝　案通鑑考異引隱帝實錄云初議立徐帥太后遣中使馳諭劉崇請崇入

纘大位崇知立其子上章讓遜以當日事理推之旣名湘陰不應復名崇疑傳聞之誤　案隱帝未立皇后据薛史張彥成傳云隱帝取彥成女楊邠傳云隱帝取愛耿夫人欲立為后邠以為太速夫人卒隱帝欲以后禮葬邠又止之蓋隱帝在位三年崩時年二十故未及冊立皇后也又五代會要載漢高祖長女永寧公主降宋延渥天福十二年四月封至乾祐二年十二月追封秦國長公主通鑑以永寧公主為晉高祖女蓋誤

漢書第七

宗室傳

陳王承勲傳

軍情欲立勲為嗣　案立勲為嗣疑脱承字册府元龜引薛史亦同盖承勲在隱帝時避御名故去承字也薛史仍當時實録之舊未及改歸畫一今姑仍其舊

湘陰公贇傳

後贇果㾓死　案湘陰公傳原本殘闕攷十國春秋湘陰公傳云湘陰公贇世祖子也高祖愛之以為己子乾祐元年拜武寧軍節度使二年加同平章

事郭威既敗慕容彥超于北郊隱帝遇弑威入京師謂諸大臣密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威不得已見道下拜而道猶受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威意色皆沮以為大臣未有推己意又難于自立因與王峻入白太后推擇漢嗣乃共奏曰武寧節度使贇高祖愛以為子宜立為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百官往迎道揣威意不在贇直前問曰公此舉由衷乎威指天為誓道既行語左右曰吾生平不作謬語人今謬語矣道見贇傳太后意召之贇行至宋州威已自澶州為兵士擁還

京師王峻慮贇左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威以兵七百騎衛贇崇威至宋州贇登樓問崇威所以來之意崇威曰澶州軍變懼未察之遣崇威護衛非惡意也贇召崇威崇威不敢進馮道出與崇威語崇威乃登樓見贇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步兵為贇宿衛判官董裔說贇曰觀崇威瞻視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為天子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所屬士卒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太原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

贇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歸郭氏盡奪贇部下兵郭威以書名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贇入朝太后道乃辭贇先還贇謂道曰寡人此来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默然贇客將賈貞等數目道欲圖之贇曰勿草草事豈出于公耶道已去崇威乃幽贇于外館殺賈貞董裔及牙內都虞侯劉福孔目官夏昭度等郭威已監國太后乃下詔曰比者樞密使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贇高祖親近立為漢嗣乃自藩鎮名赴京師雖詰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

壯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膺分土之命賛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賛卒以殺死　五代史補郭忠恕七歲童子及第富有文學尤工篆隸常有人于龍山得鳥跡篆忠恕一見輒誦如宿習乾祐中湘陰鎮徐州辟為推官周祖之入京師也少主崩于北岡周祖命宰相馮道迎湘陰公將立之至宋州髙祖已為三軍推戴忠恕知事變乃正色責道曰令公累朝大臣誠信著于天下四方談士無賢不肖皆以為長者令一旦返作脫空漢前功業並棄令公之心安乎道

無言對忠恕因勸湘陰公殺道以奔河東公猶豫未決遂及于禍忠恕竄迹久之晚年尤好輕忽卒以此敗坐除名配流焉

漢書第八

劉審交傳

服闋不出累年　案歐陽史作不出累年

時有燕軍千人守捉諸門　案杜重威傳作千五百人

劉在明傳

歷邢州晉州留後　案通鑑云契丹入汴建雄留後

劉在明朝于契丹以節度副使駱知朗知州事

高祖踐阼授幽州道行營都部署　案通鑑在明先爲成德軍留後繼授幽州道馬步都部署與薛史前後互異

馬萬傳

時滑州節度使符彦饒潛通鄴下殺白奉進于牙署　案薛史晉列傳符彦饒以忿爭殺白奉進非潛通鄴下也此傳蓋沿實録傳聞之誤通鑑從晉列傳

白再榮傳

本蕃部人也　案歐陽史作不知其世家何人也

乃請權知留後事　案東都事略李筠傳筠請馮道領節度道曰予主奏事而已留後事當議功臣為之以諸將之甲者為留後

漢書第九

史宏肇傳

嫁禍脅人不可勝計　案宋史邊歸讜傳史宏肇怙權專殺閭里告訐成風歸讜言曰邇来有匿名書及言風聞事搆害良善有傷風化遂使貪吏得以報復私怨讒夫得以肆其虛誕請明行條制禁遏誣妄凡顯有披論具陳姓名其匿名書及風聞事

者並見止絕論者韙之

其他斷舌決口斮筋折足者僅無虛日 案東都事略薛居正傳史宏肇領侍衛親軍威震人主殘忍自恣人莫敢忤其意其部下吏告民犯鹽禁法當死居正疑其不實召詰之乃其吏以私憾而誣之也逮捕吏鞫之具伏以吏抵法宏肇雖怒甚竟亦無以屈也

何福殷者 案歐陽史作何福進

乾祐三年冬十一月十三日宏肇入朝 案歐陽史漢臣傳作十月吳縝纂誤云漢隱帝紀周太祖紀

俱作十一月傳誤也

宏肇弟福比在滎陽別墅聞禍匿于民間　案宋史李崇矩傳史宏肇為先鋒都校聞崇矩名召署親吏乾祐初宏肇總禁兵兼京城巡檢多殘殺軍民左右稍稍引去惟崇矩事之益謹及宏肇誅獨得免周祖與宏肇素厚善即位訪求宏肇親舊得崇矩謂之曰我與史公受漢厚恩戮力同心共奬王室為奸邪所搆史公卒罹大禍我亦僅免汝史家故吏也為我求其近屬我將恤之崇矩上其母弟福崇矩素主其家盡籍財產以付福周祖嘉之

楊邠傳

用為左都押衙　案歐陽史作右都

亦其功也　案宣和書譜云邠末年留意縉紳延客

門下知經史有用乃課吏寫傳

王章傳

官給者以七十七為陌　案歸田録云用錢之法自

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為百謂之省陌今市井交易

又尅其五謂之依除

李業附傳

業昆仲凡六人　案昭聖弟六人洪信洪義宋史有

傳歐陽史作昆弟七人

閻晉卿傳

晉卿偏師以攻賊壘　案宋史李韜傳周祖征三叛韜從白文珂攻河中兵傅其城文珂夜詣周祖議犒軍留韜城下時營柵未備李守貞乘虛來襲營中忽見火發知賊驟至惶怖失據客省使閻晉卿率左右數十人遇韜于月城側謂韜曰事急矣城中人悉被黃紙甲爲火光所照色俱白此殊易辨奈軍士無鬬志何韜憤怒曰豈有食君祿而不爲國致死耶即援矟而進軍中死士十餘輩隨韜犯

賊鋒蒲有猛將躍馬持戈擬韜韜刺之洞胸而墜
又連殺數十人蒲軍遂潰因擊大破之
賊平為內客省使　案宋史李韜傳載晉卿討賊時
已為客省使薛史作賊平之後始授此職與宋史
異

後贊傳

後贊　案通鑑作後匡贊薛史避宋諱去匡字

劉銖傳

即以符彥卿代銖銖即時受代　案隆平集郭瓊傳
云劉銖守平盧稱疾不朝隱帝疑其叛詔瓊領兵

屯青州銖將害之張宴伏兵幕下瓚無懼色銖亦不敢發瓚爲言去就禍福銖趨名并一字銖之而釋其妻　案歐陽史作赦其妻子

五代史闕文漢隱帝朝銖爲開封尹周祖自鄴起兵銖盡誅周祖之家子孫婦女十數人極其慘毒及隱帝遇害周祖以漢太后令收銖下獄使人責之銖對曰其爲漢家戮叛族耳不知其他周祖怒遂殺之臣謹案周世宗朝史官修漢隱帝實錄銖之忠言諱而不載

漢書第十

李崧傳

繼岌獨自還　案歐陽史師還繼岌死于道崧至京師

以顒見替情告　案歐陽史是時高祖將葬睿陵河中李守貞反澄乃教延遇告變言崧与其甥王凝謀因山陵放火焚京師又以蠟丸書通守貞

遂一夕通謀告變　案東都事畧王溥傳世宗嘗問漢祖李崧蠟彈書結契丹有記其辭者否溥曰使崧有此肯示人耶蘇逢吉輩陷之爾是逢吉等陷崧又謂其通契丹也

遣吏送于侍衛獄　案歐陽史乘馬從者去無一人

人士冤之　案東都事畧陶穀傳穀惟傾險巧詆

其進縁李崧崧之死穀自謂有力焉又案宋史陶

穀傳李崧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

出怨言崧懼移疾不出族子昉嘗往候崧崧語昉

曰邇來朝廷于我有何議昉曰無他聞惟陶給事

往往於稠人中厚誣叔父崧歎曰穀自單州判官

吾取為集賢校理不數年擢掌誥命吾何負于陶

氏子哉及崧遇禍昉嘗因公事詣穀穀問昉識李

侍中否昉斂衽應曰遠從叔耳穀曰李氏之禍穀

出力爲昉闢之汗出

未幾葛延遇李澄亦以戮死　案宋史李昉傳晉侍中崧與昉同宗且同里時人謂崧爲東李家昉爲西李漢末崧被誅至宋其子璨自蘇州常熟縣令赴調昉爲訟其父冤且言周太祖已爲詔雪贈官還其田宅錄璨而官之然璨幾五十尚淹州縣之職詔授璨著作佐郎後官至資善大夫

蘇逢吉傳

蘇逢吉　案五代史補高祖在河東幕府闕書記朝廷除前進士邱廷敏爲之以高祖有異志恐爲所

累辭疾不赴遂改蘇逢吉未幾契丹南侵高祖仗順而起兵不血刃而天下定逢吉以佐命功自掌書記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逾年廷敏始選授鳳翔麟遊縣令過堂之日逢吉喜之且撫所坐椅子曰合是長官坐何故讓與鄙夫耶廷敏遂慚悚而退

李鏻傳

李鏻　案歐陽史鏻為人利口敢言

龍敏傳

末帝親將李懿　案通鑑作前鄭州防禦使李懿

僕顧與郎萬金二人　案通鑑云郎萬金為陳州刺

史胡三省云萬金當時勇將也

改工部尚書　案歐陽史作遷工部侍郎

張允傳

契丹入京城落職守本官　案東都事畧劉温叟傳契丹入京師温叟懼隨契丹北徙與承旨張允求去職契丹主怒欲黜為縣令趙延壽曰學士不稱職而求解者罷之可也得不黜

漢書第十一

杜重威傳

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案通鑑云馮道李

崧屢薦重威之能以為都指揮使充隨駕御營使

稅外加賦境內苦之　案通鑑云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

遣給事中陳觀等　案歐陽史避私諱作陳同

王師傷夷者萬餘人　案宋史杜漢徽傳云從高行周討杜重威于鄴城屢為流矢所中身被重創猶力戰觀者壯之

重威父子已誅陳尸于通衢　案隆平集黨進幼為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奴重威愛其淳謹雖長猶

令與婢妾雜侍重威敗周祖得之以為鐵騎都虞

侯重威之後寒餒進常分俸以給士大夫或媿焉

李守貞傳

謂守貞有人君之位　案通鑑云浚儀人趙修已素

善術數自守貞鎮滑州署司户參軍累從移鎮為

守貞言時命不可妄動前後切諫非一守貞不聽

乃稱疾歸里

遣兵據潼關　案宋史王繼勲傳李守貞之叛令繼

勲據潼關為郭從義所破

及軍士詬諑大失所望　案宋史馬全義傳李守貞

鎮河東名置帳下及守貞叛周主討之全義每率敢死士夜出攻周祖壘多所殺傷守貞貪而無謀性多忌刻全義累為畫策皆不能用

又遣人齎蠟彈于吳蜀契丹以求應援　案馬令南唐書朱元傳守貞以河中反漢命周太祖討之元與李平奉守貞表來乞師未復而守貞敗

守貞亦自負焉　案宋史吳虔裕傳周祖討三叛以虔裕為河中行營都監率護聖諸軍五千以往李守貞出兵五千餘設梯橋分五路于長連城西北以禦周祖周祖令虔裕率大軍橫擊之蒲人敗守

奪其梯橋殺傷大半　五代史闕文符后先適河中節度使李守貞之子崇訓守貞嘗得術士善聽聲知人貴賤守貞畢族悉令聽之獨言后大富貴當母儀天下守貞信之因曰吾婦尚為皇后吾可知也遂謀叛及城陷后獨免周祖為世宗娶之顯德中冊為后臣以為一士之言蓋亦有時而中人君之位安可無望而求公侯其誠之

趙思綰傳

思綰嘗對眾取人膽以酒吞之　案太平廣記賊臣趙思綰自倡亂至敗凡食人肝六十六無不面剖

而膽之

時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寓居城中因與判官程讓能同言于思綰　案洛陽縉紳舊聞記太子少師李公肅唐末西京留守齊王以女妻之趙思綰在永興時使主赴闕思綰主藍田副鎮有罪已殺李公時為環衛將兼雍耀三白渠使雍輝莊宅使節度副使權軍府事護身脫之來謝于李公公歸宅夫人詰之曰趙思綰庸賤人公何與免其過又何必見之乎曰思綰雖賊類審觀其狀貌真亂臣賊子恨未有朕迹不能除去之也夫人曰既不能

何妨以小恵啖之無使銜怨自後夫人密遣人令
思綰之妻来叅厚以衣物賜之前後與錢物甚多
乞漢朝公以上将軍告老歸雍未久思綰過雍遂
閉門據雍城叛衣冠之族遭塗炭者衆公全家獲
免終以計勸思綰納款
即令讓能為表章遣牙将劉成琦入朝　案宋史郭
從義傳作從義繫書矢上射入城中說思綰令降
与薛史異
思綰至則執之遂斬于市　案東都事略郭從義傳
云思綰困甚從義遣人誘之佯許以華州節鉞思

綰信之遂開門送款從義入城思綰謁見即遣武士執之并其黨斬于市是思綰本以誘降而伏誅非以其既降復謀叛也与薛史異歐陽史思綰遲留不行陰遣人入蜀郭威命從義圖之從義因入城召思綰趣之上道至則擒之思綰問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也思綰厲聲曰為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恥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於市

并部下叛黨新授戲州刺史常彥卿等五百餘人

案宋史郭從義傳作三百餘人

周書第一

太祖紀一

幼隨母適郭氏故冒其姓焉　案五代會要周號林之後

陵曰節陵　案五代會要溫陵齊陵節陵皆無陵所遥中朝拜

嘗省昭義李瓊瓊方讀閫外春秋即取視之　案宋史李瓊傳唐莊宗募勇士即應募與周祖等十人約為兄弟一日會飲瓊熟視周祖知非常人因舉酒祝曰凡我十人龍蛇混合異日富貴無相忘苟

渝此言神降之罰皆刺臂出血為誓周祖與瓊情好无客常造瓊見其危坐讀書因問所讀何書瓊曰此閫外春秋所謂以正守國以奇用兵較存亡治亂記賢愚成敗皆在此也周祖令讀之謂瓊曰兄當教我自是周祖出入嘗袖以自隨遇暇輒讀每問難謂瓊為師

而后多資從　案東都事略柴后資周太祖以金帛使事漢高祖

拜樞密使加檢校太尉　案東都事畧魏仁溥傳仁溥少為刀筆吏隸樞密院太祖閱以卒乘數仁溥

對曰帶甲者六萬太祖喜曰天下事不足憂也

聞帝西行羣情大慄　案宋史李穀傳周祖討河中穀掌轉運時周祖已有人望潛畜異志屢以諷穀穀但對以人臣當盡節奉上而已

八月六日帝發離京師二十日師至河中　案五代春秋作七月郭威率師圍河中據此紀則周太祖以八月六日始發京師非七月即圍河中也薛史漢隱帝紀与此紀互異宋史扈彥珂傳周祖爲樞密使總兵出征時議多以先討景崇思綰爲便周祖意未決彥珂曰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宜先擊

河中河中平則永興鳳翔失勢矣今舍近圖遠若景崇思綰逆戰于前守貞兵其後腹背受敵爲之奈何周祖從其言

守貞舉家自焚而死　案歐陽史周本紀云守貞与妻子自焚死思綰景崇相次降令攷薛史漢紀五月乙丑趙思綰乞降七月甲子郭威奏收復河中守貞自燔死是思綰之降在守貞自焚之前也又云三年正月趙暉奏收復鳳翔王景崇自燔死是景崇未嘗降也歐陽史漢本紀亦先載趙思綰降後書克河中王景崇傳亦作景崇自燔死紀傳前

後自相矛盾當以薛史爲得其實（案東都事略王溥傳三叛既平朝士及藩鎮嘗以書往來詞意涉于悖逆者太祖籍其名欲按之溥諫曰魑魅伺夜而出日月既照則氛沴消矣請焚之以安反側太祖從之）

遂請帝南行（案東都事略魏仁溥傳云隱帝遣使害太祖仁溥曰公有大功于朝廷握强兵臨重鎮以讒見疑豈可坐而待死教以易其語云誅將士以激怒心太祖納其言与薛史異歐陽史與事畧同）

詔有司擇日爲故主發哀　案五代會要載原敕云漢高祖爲義帝發喪魏明帝正禪陵尊號一時達禮千古所稱况臣久事前朝常叅大政雖遷虞事夏見奪于羣情而四海九州咸知予夙志宜令所司擇日爲故主舉哀仍備山林葬禮

及廻烏裕遣使與漢隱帝書　案通鑑云契丹之攻内邱也死傷頗多又值月食軍中多妖異契丹主不敢深入引兵還遣使請和於漢

仍賜廷美等敕書　案通鑑帝復遺劉贇書曰爰念斯人盡心於主足以貫其忠義何由責以悔尤俟

新節度入城當各除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

戊寅湘陰公殂　案歐陽史作十二月王浚遣郭崇以騎兵七百逆劉贇于宋州殺之通鑑作五月戊寅殺湘陰公於宋州

又詔在朝文武臣僚各上封事　案通鑑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咸宜直書其事勿事辭藻

周書第二

太祖紀二

以今月五日五道齊攻晉州兵拒之賊軍傷死甚衆 案宋史王晏傳劉崇侵晉州晏閉關不出設伏城上并人以為怯競攀堞而登晏麾伏兵擊之顛死者甚衆遂焚橋遁晏遣子漢倫追北數十里斬首百餘級

相州張彥成 案原本作彥威今據列傳改正

丙子幸宰臣王峻第 案歐陽史作戊寅幸王峻第

癸亥定州奏契丹永康王鄂約為部下所殺 案遼史世宗以九月癸亥遇弒不應定州即能於癸亥入奏疑原文有舛誤

周書第三

太祖紀三

壬辰潞州奏巡檢使陳思讓監軍向訓破河東賊軍於虎亭　案通鑑陳思讓敗北漢兵在十月辛卯蓋辛卯得捷次日始奏聞也又虎亭原本作褫亭今從通鑑及宋史改正

王峻奏劉崇逃遁王師已入晉州　案宋史陳思讓傳王峻援晉州以思讓与康延昭分為左右廂排陣使令率軍自烏嶺至絳州与大軍合崇燒營遁去思讓又与藥元福襲破之

率兵討慕容彥超　案隆平集慕容彥超盜據兖海周祖命曹英為帥向訓副之參用藥元福以兵從謂元福曰已勑英訓勿以軍禮見汝及元福至英訓皆父事焉

庚申車駕發京師　案五代春秋作庚辰帝東征歐陽史從薛史作庚申

戊戌車駕至自兖州　案歐陽史作庚子至自兖州五代春秋從薛史作戊戌

前翰林學士李澣自契丹中上表陳奏機事且言偽幽州節度使蕭海貞欲謀嚮化帝甚嘉之　案宋

史李澣傳海貞與澣相善澣乘閒諷海貞以南歸之計海貞納之周廣順二年澣因定州孫方諫密表言契丹衰微之勢周祖嘉焉遣諜者田重霸賫詔慰撫仍命澣通信澣復表述契丹主幼弱多寵好擊鞠大臣離貳若出師討伐因與通好乃其時也屬中原多故不能用其言

節度副使王進逵　案原本作進達後又作王逵考九國志王逵或名進逵今改正畫一

僞節度使邊鎬當夜出奔王進逵等已入潭州　案九國志王逵傳逵朗州武陵人或名進逵邊鎬爲

武安軍節度使名劉言入覲言不行謀于逵曰江南名我不往必加兵於我矣為之柰何逵曰鎬之此來以制置潭朗為名公如速行已入其算武陵負江湖之阻帶甲百萬乃欲拱手臣異姓乎鎬新至長沙經略未定衆人心憤怒引兵攻鎬可一鼓而擒也言善之乃遣與何景真等同起兵於武陵號十指揮使以攻邊鎬逵率舟師南上至長沙邊鎬大駭以所部棄歸江南諸州屯守皆罷之盡復湖外之地

宮中只管舊職　案宮中誤宮中令據下文改正

遣兵追襲至無極而還　案契丹國志作無極山薛史無山字當係史家省文今姑仍其舊

周書第四

太祖紀四

尚書兵部侍郎顏衎落職守本官　案宋史顏衎傳云衎權知開封府王峻敗衎罷職守兵部侍郎盖當時以晉王為開封尹故衎罷職与薛史異

又殺牛族素與野雞族有憾　案原本作殺牛于族考通鑑五代會要宋史東都事略俱作殺牛族知原本于字衍今删

六月壬子滄州奏契丹幽州權鹽制置使兼防州刺史知盧臺軍事張藏英以本軍歸化　案歐陽史作秋七月張藏英來奔

以前西京留守莒國公王守恩為左衛上將軍　案原本作守思今據通鑑改正

王溥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案東都事略王溥傳太祖將大漸從名學士草制以溥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已宣制太祖曰吾無恨矣

晉王省視不離左右　案東都事略李重進周太祖之甥母即福慶長公主重進年長于世宗及太祖

寢疾召重進受顧命令拜世宗以定君臣之分

廟號太祖　案五代史補高祖之爲樞密使也每出入常恍然覩人前導狀若臺省人吏其服色一緋一綠高祖以爲不祥深憂之及河中鳳翔永興等處反詔命高祖征之一舉而三鎮瓦解自是權傾天下論者以爲功高不賞郭氏其危乎高祖聞而恐懼居無何忽覩前導者服色緋者改紫綠者改緋高祖心始安曰彼二人者但見其升不見其降吉兆也未幾遂爲三軍所推戴　高祖之入京師也三軍紛擾殺人爭物者不可勝數時有趙童子

有知書善射至防禦使覩其紛擾竊憤之乃大呼于衆中曰樞密太尉志在除君側以安國所謂兵以義舉亂軰敢爾乃賊也豈太尉意耶於是持弓矢於所居巷口據牀坐凡軍人之來侵犯者皆殺之由是居人賴以保全僅數千家其間亦有致金帛於門下用為報答已堆積如邱陵焉童子見而笑曰吾豈求利者耶于是盡歸其主高祖聞而異之陰謂世宗曰吾聞人間讖云趙氏合當為天子觀此人才畧度量近之矣不早除去吾與汝其可保乎使人誣告收付御史府劾而誅之洎高祖厭

世未十年而皇宋有天下趙氏之讖乃應于斯知王者不死信矣哉　高祖征李守貞軍次河上高祖慮其争濟臨岸而諭之未及坐忽有群鴉噪于上高祖退十餘步引弓將射之矢未及發而岸崩其壘裂之勢在高祖足下高祖棄弓顧群鴉而笑曰得非天使汝驚動吾耶如此則李守貞不足破矣於是三軍欣然各懷鬭志矣　五代史闕文周太祖在漢隱帝朝為樞密使將兵伐河中李守貞時馮道守太師不與朝政以請告周祖謁道于私第問伐蒲策道辭以不在其位不敢議國事周祖

閫閤之道不得已謂周祖曰相公頗知博乎周祖微時好蒱博屢以此抵罪疑道譏己勃然變色道曰是行亦猶博也夫博財多者氣豪而勝財寡者心怯而輸守貞嘗累典禁兵自謂軍情附己遂謀反耳今相公誠能不惜官錢廣施惠愛明其賞罰使軍心許國則守貞不足慮也周祖曰恭聞命矣故伐蒲之役周祖以便宜從事卒成大功然亦軍旅歸心終移漢祚又周祖自鄴起兵赴闕漢隱帝兵敗遇害于劉子陂周祖入京師百官謁周祖見道猶設拜意道便行推戴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

中山行不易周祖氣沮故禪代之謀稍緩及請道詣徐州冊湘陰公為漢嗣道曰侍中由衷乎周祖設誓道曰莫教老夫為謬語令為謬語人臣謹案周世宗朝詔御史臣修周祖實錄故道之事所宜諱矣

周書第五

世宗紀一

父守禮太子少保致仕 案隆平集云柴翁者嘗獨居室人以為司寘事一日笑不止妻問其故不答翁嗜飲妻醉之以酒乃曰上帝有命郭郎為天子

攷柴翁即守禮之父史佚其名

帝始授左監門衛將軍　案國老談苑云周世宗在漢為諸衛將軍嘗遊畿甸謁縣令忘其姓名令方聚邑客蒱博勿得見世宗頗銜之及即位令因部夫犯贓數百足宰相范質以具獄上奏世宗曰親民之官贓狀狼籍法當處死范質奏曰受所監臨財物有罪上贓雖多法不至死世宗怒厲聲曰法者自古帝王之所制本以防姦朕立法殺贓吏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則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勑令貸其命

吏民賴之　案宋史王贊傳周世宗鎮澶淵每旬決
囚贊引律令辨析中理閉之知其嘗事學問即署
右職
及聞帝揔內外兵柄咸以為慽　案隆平集曹翰隸
世宗幕下世宗鎮澶淵以為牙校及尹開封翰猶
在澶淵聞周祖寢疾不俟朝來見世宗密言曰王
為冢嗣不事醫藥何以副天下望世宗悟入侍禁
中以府事命翰總決
帝乃自率親騎臨陣督戰　案隆平集馬仁瑀傳從
世宗親征劉崇王師不利仁瑀謂衆曰主辱臣死

因羅馬大呼引弓連斃將卒數十士氣始振賊軍又潰臨陣斬賊大將張暉　案九國志作張元徽乘勢復入馬倒為周師所擒殺之与薛史異通鑑從薛史

戊戌車駕至潞州　案歐陽史作丁酉幸潞州与薛史異通鑑從歐陽史五代春秋作丙戌誤

帝以何徽有平陽守禦之功欲貸其罪竟不可與愛能俱殺之旨給櫬車歸葬　案東都事畧世宗謂張永德曰樊愛能及偏裨七十餘人吾欲盡按軍法何如對曰必欲開拓疆宇威加四海安可已也

世宗善其言悉誅殷等以徇軍聲始振

趙宏殷　案原本註宣祖廟諱四字今據宋史

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奏偽汾州防禦使董希顏以城歸順　案宋史王彥超傳彥超自陰地關与符彥卿會兵圍汾州諸將請急攻彥超曰城已危矣且暮將降我士卒精銳驅以先登必死傷者衆少待之翼日州將董希顏果降

王彥超奏收下石州獲偽刺史安彥進　案宋史王彥超傳引兵趣石州彥超親鼓士乘城躬冒矢石數日下之擒其守將安彥進獻行在

以尚書戶部侍郎陶穀守本官充翰林學士　案宋史陶穀傳從征太原時魚崇諒迎母後至穀乘間言曰崇諒宿留不來有顧望意世宗疑之崇諒又表陳母病詔許歸陝州就養以穀為翰林學士

為代州防禦使鄭處謙以城歸順　案遼史穆宗紀四年五月乙亥忻代二州叛據薛史則忻州歸順在四月代州歸順在五月丙子與遼史月日互異

進符彥卿郭從義向訓白重贊史彥超等率步騎萬餘赴忻州　案宋史符彥卿傳彥卿之行也世宗以并人雖敗朝廷饋運不繼未議攻擊且令觀兵

城下徐圖進取及周師入境汾晉吏民望風款接皆以久罹虐政願輸軍需以資兵力世宗從之而連下數州彥卿等皆以芻糧未備欲旋軍世宗不之省乃調山東近郡輓軍食濟之

賊城之下糧草數十萬悉焚棄之　案通鑑考異引晉陽見聞錄云六月旦周師南轅返旆惟數百騎間之以步卒千人長槍赤甲街遍捷跳梁于城隅晡晚殺行而抽退宋史藥元福傳詔令班師元福上言曰進軍甚易退軍甚難世宗曰一以委卿遂部分卒伍為方陣而南元福以麾下為後殿崇果

出兵來追元福擊走之

帝親拜嵩陵祭奠而退　案五代會要云顯德元年二月車駕征太原回親拜嵩陵望陵號慟至陵所俯伏哀泣感于左右再拜訖祭奠而退

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范質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案國老談苑云周太祖嘗令世宗詣范質時爲親王軒車高大門不能容世宗即下馬步入及嗣位從容語質曰卿所居舊宅耶門樓一何小哉遂爲治第

以樞密副使右監門衛大將軍魏仁浦爲樞密使

案東都事畧云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進世宗曰

顧才何如耳遂用之

且減冗食之費焉　案五代會要云顯德元年上謂侍臣曰侍衛兵士老少相半強懦不分蓋徇人情不能選練今春朕在高平与劉崇及蕃軍相遇臨敵有指使不前者苟非朕親當堅陣幾至喪敗況百户農夫未能贍一甲士且兵在精不在衆宜令一一點選精鋭者升為上軍怯懦者任從安便庶期可用又不虚費先是上按於高平觀其退縮慨然有懲革之志又以驍勇之士多為外諸侯所占

如是召募天下豪傑不以草澤爲阻在于闕下躬
親試閱選武藝超絶及有身首者分署爲殿前諸
班

周書第六

世宗紀二

夾胡盧河爲壘　案通鑑浚胡盧河在正月至三月
始建軍額

詔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餘人各撰爲君
難爲臣不易論平邊策各一首帝親覽之　案宋
史陶穀傳世宗謂宰相曰朕觀歷代君臣治平之

道誠為不易又念唐晉失德之後亂臣黠將僭竊者多今中原甫定吳蜀幽并尚未平附聲教未能遠被宜令近臣各為論策宣導經濟之略乃命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餘人各撰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平邊策以進其畧率以修文德來遠人為意惟穀與竇儀楊昭儉王朴以封疆密邇江淮當用師取之世宗自克高平常訓兵講武思混一天下及覽其策欣然聽納由是平南之意益堅矣

乃詔景與宣徽南院使向訓率師赴焉　案東都事畧王溥傳世宗將討秦鳳溥薦向拱遂平之世宗

因宴酹卮酒賜之曰成吾邊功卿擇帥之力也

詔禁天下銅器始議立監鑄錢　案五代會要顯德二年九月敕云今采銅興治立監鑄錢冀使公私宜行條制今後除朝廷法物軍器官物及鏡并寺觀內鐘磬鈸相輪火珠鈴鐸外其餘銅器一切禁斷

擒偽命都監王巒孫韜等一千五百餘人　案九國志李廷珪傳周師攻秦鳳以廷珪為北路行營都統高彥儔呂彥珂為招討廷珪遣先鋒指揮使李進以兵據馬嶺分兵出斜谷營于白澗將腹背以

攻周師又遣染院使王巒領兵出唐倉與周師遇

蜀師敗走王巒死之而馬嶺斜谷之兵聞之皆退

奔高彥儔與諸將謀退守青泥嶺由是秦鳳階成

之地皆陷於周矣

秦州偽命觀察判官趙玭以本城降詔以玭爲郢州

刺史　案宋史趙玭傳高彥儔出師救援未至聞

軍敗因潰歸玭閉門不納召官屬諭之曰今中朝

兵甲無敵於天下自用師西征戰無不勝蜀中所

遣將皆武勇者卒皆驍健者然殺戮逋逃之外幾

無孑遺我輩安忍坐受其禍去危就安當在今日

衆皆俯伏聽命兆遂以城歸順世宗欲命以藩鎮宰相范質不可乃授鄧州刺史

癸丑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王景奏收復鳳州　案歐陽史作戊申

邢州奏河東劉崇死　案通鑑作顯德元年十一月北漢主殂遣使告于契丹考異引王保衡見聞要錄劉繼顒神道碑為據疑薛史作二年為誤今考遼史穆宗紀應歷五年十一月漢王崇殂應歷五年即周廣順二年也與薛史合蓋薛史遼史皆以實錄為據也五代春秋亦作二年

周書第七

世宗紀三

重進等合勢擊之一鼓而敗之殺獲之外降者三千餘人皆為我將趙晁所殺　案南唐書劉彥貞傳彥貞生長富貴不練兵事裨將武彥暉張廷翰成師朗皆闒將無籌畧見周師退以為怯惟恐不得速戰士未及朝食即督以進遇周將李重進于正陽東彥貞置陣橫布拒馬聯貫利刃以鐵繩維之刻木為猛獸攫拏狀飾以丹碧立陣前號捷馬牌又以革囊貯鐵蒺藜布于地周師望而笑其怯銳

氣已增一戰師大敗師朗等皆被擒彥貞歿于陣

詔移正陽浮橋于下蔡庚申耀兵於城下 案春明退朝錄云家有范魯公雜錄記世宗親征忠正駐蹕城下中夜有白虹自淝水起亘數丈下貫城中數刻方沒

令上奏破淮賊萬五千人于清流山 案歐陽修豐樂亭記太祖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于清流關下与薛史作萬五千人異致國老談苑云太祖捷周師甚寡當李景兵十五萬于清流山下臨陣親斬驍將皇甫暉疑豐樂亭記即本于此第皇甫暉

以傷重被擒而談苑云臨陣親斬小說家多傳會
之詞恐不足信
乘勝攻下滁州擒偽命江州節度使光行營應援使
皇甫暉常州團練使元應援都監姚鳳以獻　案
王銍默記李景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
且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
其地太祖以周師數千與暉遇于清流關隘路周
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憩滁州城下會翊日再出太
祖兵驟關下且虜暉兵再至關諸村人云有鎮州
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請

以決曲直太祖往訪之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為勝轉禍為福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值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既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可以得志太祖大喜且命學究以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即下令誓師夜從小徑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追城暉果不為備奪門以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遂下滁州

侍衛馬軍指揮韓令坤奏收下揚州　案東都事略韓令坤傳率兵襲揚州將吏開門以迎之令坤磬衆而入市不易肆人甚悅

荆南上言朗州節度使王進逵為部將潘叔嗣所殺　案九國志王逵傳領衆遠宜春道出長沙耀兵金波亭有蜜蜂集繖蓋中占者以為不利遂留長沙令行營副使毛立領兵南下以潘叔嗣張文表為前鋒叔嗣怒至澧陵擁衆而還逵聞兵叛乃乘輕舸奔歸武陵叔嗣追殺之于朗州城外

行舒州刺史郭令圖奏收下舒州　案隆平集王審

琦傳世宗征淮舒州堅壁不下以郭令圖為刺史命審琦司超將兵攻城一夕拔之令圖入復見逐於郡人審琦方進軍援黃州聞令圖被逐乃選騎銜枚襲城夜敗其衆而復納之

以宣歙南院使向訓為權淮南節度使充沿江招討使

案宋史向拱傳揚州初平南唐令境上出師謀收復韓令坤有棄城之意即驛召拱赴行在拜淮南節度使依前宣歙使兼沿江招討使以令坤為副時周師久駐淮陽都將趙晁白延遇等驕恣橫暴不相稟從惟務貪濫至有劫人婦女者及拱

至戮其不法者數輩軍中肅然

車駕還京發渦口　案馬令南唐書天子駐于渦口猶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

故棄揚州併力于壽春焉　案馬令南唐書向訓請棄揚州併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淮南舊將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悅皆負糗糧以送周師

右拾遺趙守微杖一百配沙門島　案東都事畧張昭傳世宗好拔奇取俊有自布衣上書下僚言事者多不次進用昭諫曰昔唐初劉洎馬周起徒步

太宗擢用為相其後朱朴柳璨在下僚昭宗亦以
大用然則太宗用之于前而國興昭宗用之於後
而國亡士之難知也如此臣願陛下在舊法而用
人以劉馬為鑑朱柳為戒則善矣

詔兵部尚書張昭纂修太祖實錄及梁均王唐清泰
帝兩朝實錄　案五代會要云同修撰官委張昭
定名請奏至四年正月張昭奏請國子祭酒尹拙
太子詹事劉温叟同編修

周書第八

世宗紀四

竊又以唐末主之前有閔帝在位四月出奔于衛亦未編紀請修閔帝實錄其清泰帝實錄請書為廢帝實錄從之　案自唐末主以上原文疑有脫誤据五代會要云梁末主之上有郢王友珪篡弑居位未有紀錄請依宋書劉劭例書為元凶友珪其末主請依古義書曰後梁實錄又唐末主之前有應順帝在位四月出奔亦未編紀請書為前廢帝清泰主為後廢帝其書並為實錄

戊申詔取來月幸淮南　案宋史李穀傳師老無功時請罷兵為使世宗令范質王溥就穀謀之穀手

疏請親征有必勝之利者三世宗大悅用其策

是夜賊將朱元朱仁裕孫璘各舉砦來降　案通鑑云辛卯夜朱元與先鋒壕寨使朱仁裕等舉寨萬餘人降據薛史則朱元等之降即在庚寅與通鑑異

劉仁贍與將佐以下及兵士萬餘人出降　案通鑑考異云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為之歐陽史本傳亦言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與薛史異

追奪前許州行軍司馬韓倫在身官爵配流沙門島

案宋史韓令坤傳云倫法當棄市令坤泣請于世

宗遂免允

宰臣李穀以風痺經年上章請退凡三上章不允

案宋史李穀傳穀扶疾入見便殿詔令不拜命坐御坐側以抱疾久請辭相位世宗怡然勉之謂曰譬如家有四子一人有疾棄而不養非父之道也朕君臨萬方卿處輔相之位君臣之間分義斯在奈何以祿奉為言穀愧謝而退

壬午故彭城郡夫人劉氏追冊為皇后　案歐陽史作癸未追冊與薛史異

壬申駕發京師　案原本作壬辰考五代春秋作十

月壬辰帝南征与薛史同歐陽史作壬申南征通鑑作壬申帝發大梁与薛史異据下文有壬午則十月不應有壬辰疑原本係傳寫之誤今從歐陽史通鑑改正

以內容省使昝居潤為宣徽北院使權東京留守

案上文以王朴為權東京留守不應復以命昝居潤据東都事畧昝居潤傳世宗幸淮上命為副留守疑原本脫副字

壬戌僞命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以城歸順　案郭廷謂以城降歐陽史作庚申通鑑作辛酉与薛史異

以郭廷謂為亳州防禦使　案隆平集廷謂望金陵大慟再拜然後以城降世宗曰江南諸將惟卿斷渦口橋破定遠寨足以報李景禄矣濠上使李景自守亦何能為乃授以亳州防禦使

周書第九

世宗紀五

帝在楚州城下　案隆平集馬仁瑀傳世宗征淮南登楚州水寨飛樓距城百步城卒詬罵左右射莫能及名仁瑀至應絃而斃

丙戌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奏攻海州　案通鑑作丁

亥王漢璋奏克海州歐陽史亦作丁亥取海州薛史秖載丙戌攻海州而不載取城之日疑有闕文

丙午拔之　案歐陽史通鑑俱作丁未克楚州与薛史異五代春秋從薛史作丙午

斬偽守將張彥卿等　案陸游南唐書張彥卿傳云保大末周世宗南侵彥卿為楚州防禦使周師銳甚旬日間海泰州靜海軍皆破元宗亦命焚東都宮寺民廬徙其民渡江世宗親御旗鼓攻楚州自城以外皆以下發州民濬老鸛河遣齊雲戰艦數百自淮入江勢如震霆烈焰彥卿獨不為動及梯

銜臨城鑿城爲窟室實城而焚之城皆摧地遂陷
彥卿猶結陣城內誓死奮擊謂之巷鬭日暮轉至
州廨長短兵皆盡彥卿猶取繩牀搏戰及兵馬都
監鄭昭業等千餘人皆死之無一人生降者周兵
死傷亦甚衆世宗怒盡屠城中居民焚其室廬然
得彥卿子光祐不殺也又趙鼎臣竹隱畸士集云
當城中之危也彥卿方與諸將立城上因泣諫以
周唐强弱勢不足以相支又城危甚而外無一人
援恐旦夕徒死無益勸彥卿趣降彥卿頷之因顧
諸將指曰視彼諸將方回顧彥卿則抽劍斷其子

首擲諸地慷慨涕謂諸將曰此彥卿子勸彥卿降周彥卿受李家厚恩誼不降此城吾死所也諸軍欲降任降第勿勸我勸我者同此子矣於是諸將愕然泣莫敢言降

天長軍使易贇 案通鑑作易文贇

時劉鈞聞帝南征發兵圍隰州巡檢使李謙溥以州兵拒之而退 案東都事略楊廷璋傳隰州闕守乃請監軍李謙溥至隰并人來圍其城或請速救之廷璋曰賊遽至未必攻城乃募死士百餘人潛諭謙溥相應夜銜枚擊之并人大潰逐北數十里

文季謙溥傳云隰州鬭守謙溥權州事至則濬城
隍嚴兵備未旬日而并人至方盛暑謙溥服絺綌
揮羽扇引二小吏登城徐步并人望之勒兵不敢
動
乙未殿前都虞侯慕容延釗奏大破賊軍于東沛州
案通鑑作甲午延釗奏大破唐兵于東沛州与薛
史異 日
以右神武統軍宋延渥為滑州節度使 案小畜集
宋延渥神道碑云五月授義成軍節度使其制畧
曰長驅下瀨之師若涉無人之境除凶戡難爾既

立夫殊庸礪岳盟河予豈忘于豐報南燕舊邦壯

闕伊邇河壖作翰還臨白馬之津穰下統戎即鎮

臥龍之地

放先俘獲江南兵士四千七百人歸本國　案歐陽

史作四千六百人

賜諸道節度使刺史均田圖各一面　案五代會要

載原詔云朕以寰宇雖安蒸民未泰當乙夜觀書

之際較前賢阜俗之方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

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一

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于方冊可得披尋因令製

素成圖直書其事庶王公親覧觸目驚心利國便
民無亂條制背經合道盡擘變通但要適宜所冀
濟務繫乃勛舊共庇黎元令賜元稹所奏均田圖
一面至可領也
江南進奉使喬崇義代李景捧壽觴以獻　叢宋類
苑云湯悅文殷舉唐末有才名本名崇義建隆初
避宣祖諱改名湯初在吳為舍人受詔撰揚州孝
先寺碑世宗親征駐蹕此寺讀其文賞歎及畫江
議定後主遣悅入貢世宗為之加禮自淮上用兵
凡書詔多悅之作特為典贍切于事情世宗每覧

江南文事形於嗟歎當時沈遇馬士元皆不稱職
復用陶穀李昉于舍人其後用扈載率由此也
以户部侍郎高防為西南面水陸轉運使將用師於
巴邛故也　案宋史高防傳世宗謀伐蜀以防為
西南面水陸轉運制置使屢發芻糧赴鳳州為征
討之備
遣左散騎常侍艾頴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稅賦　案
五代會要載賜諸道均田詔曰朕以干戈既弭寰
海漸寧言念地征罕臻藝極須並行均定所冀永
適重輕卿受任方隅深窮治本必須副寡昧平分

之意察鄉閭治樂之原明示條章用分寄任玆令
集事允屬推公今差使臣往彼檢括餘從别勅
十一月丁未朔詔翰林學士竇儼集文學之士撰集
大周通禮大周正樂　案歐陽史作十一月庚戌

周書第十

世宗紀六

以三司使張美爲大內都部署　案東都事畧張美
傳世宗壯從以美爲大內都點檢
詔廢諸州銅魚　案五代會要顯德六年勅諸道收
守每遇除移特降制書何假符契其請納銅魚宜

廢之

至益津關　案通鑑至益津關契丹守將終廷暉以城降

令上先至瓦橋關偽守將姚內斌以城降　案隆平集姚內斌平州人也世宗北征將兵至瓦橋關內斌為關使開門請降世宗以為汝州刺史

鄭州刺史劉楚信以州來降　案鄭州之降通鑑從薛史作四月遼史作五月疑誤

以瓦橋關為雄州　案宋史陳思讓傳得瓦橋關為雄州命思讓為都部署率兵戍守

以益津關為霸州　案宋史韓令坤傳為霸州都部署率所部兵戍之

壬子車駕發雄州　案遼史作五月辛未周師退與薛史異通鑑從薛史作壬子

甲戌上至自雄州　案却掃編周世宗既定三關遇疾而退至澶淵遲留不行雖宰輔近臣問疾者皆莫得見中外洶懼時張永德為澶州節度使永德尚周太祖之女以親故獨得至臥內于是羣臣因永德言曰天下未定根本空虛四方諸侯惟幸京師之有變今澶汴相去甚邇不速歸以安人情顧

悍旦夕之勞而遲回于此如有不可諱奈宗廟何永德然之乘間為世宗言如羣臣旨世宗問誰使汝為此言永德對以羣臣之意皆願為此世宗熟思久之歎曰吾固知汝必為人所教獨不喻吾意哉然觀汝之窮薄惡足當此即日趣駕歸京師

張丕旦　案通鑑作張丕

皇長子宗訓　案恭帝宗順通鑑注作第四子歐陽史漢家人傳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是以宗訓為第四子也是紀作皇長子蓋宜哥與其二皆為漢誅指其現存者而長

之可

弟二子宗讓　案歐陽史作宗誼

以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爲樞密使行左驍衛上將軍　案歐陽史三月吳延祚爲左驍衛上將軍樞密使与薛史異通鑑從薛史作六月

以三司使左領衛大將軍張美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判三司　案東都事畧張美傳美少爲三司小吏澶州糧料使世宗鎮澶州每有求取美悉力應之及即位連歲征討糧餽無乏美之力也然每思澶州所爲終不以公忠待之

癸巳帝崩于萬歲殿 案歐陽史作滋德殿与薛史異五代會要五代春秋俱作萬歲殿与薛史同

廟號世宗 案五代史補世宗在民間嘗与鄴人大商頡跌氏忘其名往江陵販賣茶貨至江陵見有卜者王處士其術如神世宗因頡跌氏同往問焉方布卦忽有一蓍躍出卓然而立卜者大驚曰吾家筮法十餘世矣嘗記曾祖以來遺言凡卜筮而蓍自躍而出者其人貴不可言況又卓立不倒得非為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雖佯為詰責而私心自喜於逆旅中夜置酒与頡跌氏半酣戲曰

王處士以我當為天子若一旦到此足下要何官請言之頡跌氏曰某三十年作估来来有不由京洛者每見税官坐而獲利一日所獲可以敵商賈數月私心羨之若大官為天子某願得京洛税院足矣世宗笑曰何望之卑耶及承郭氏之後踐阼頡跌猶在召見竟如初言以與之　世宗之征東也駐蹕於高平劉崇兼契丹之衆来迎戰時師多持兩端而王師不利親軍師樊愛能等各退衂世宗赫然躍馬入陣引五十人直衝崇之牙帳崇方張樂飲酒以示閑暇及其奄至莫不驚駭失次世

宗因以奮擊遂敗之追奔于城下凱旋駐驛潞州且欲出其不意以誅退衄者乃置酒高會指樊愛能等數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用兵者也然退衄者無他誠欲將寡人作物貨賣與劉崇爾不然何寡人親戰而劉崇始敗耶如此則卿等雖萬死不足以謝天下宜其曲膝引頸以待斧誅言訖命行刑壯士擒出斬之於是立功之士以次行賞自行伍拔於軍廂者甚衆其恩威並著皆此類也初劉崇求援於契丹得騎數千及觀世宗兵少悔之曰吾觀周師易與爾契丹之衆宜勿用

但以我軍攻戰自當萬全如此則不惟破敵亦足使契丹見而心服一舉而有兩利兵之機也諸將以為然乃使人謂契丹主將曰柴氏與吾主客之勢不煩足下餘刃敢請勒兵登高觀之可也契丹不知其謀從之洎世宗之陣也三軍皆奮勇爭進無不一當百契丹望而畏之故不救而崇敗論者曰世宗懲諸將之難制也久矣思欲誅之未有其釁高平之役可謂天假故其斬決而無貸焉自是姑息之政不行朝廷始尊大自非英主孰能為之哉

世宗既主下江北駐蹕于建安以書詒偽主

僞主惶恐命鍾謨李德明爲使以見世宗德明素有詞辯以利害說世宗使罷兵世宗具知之乃盛陳兵師排旗幟戈戟爲門須道以湊御然後引德明等入見世宗謂之曰汝江南自以爲唐之後衣冠禮樂世無比何故与寡人爭一帶水更不發一使奉書相聞惟泛海以通契丹舍華事夷禮將安在今又聞汝以詞說寡人罷兵是將寡人比六國時一庫痴漢何不知人之甚也汝慎勿言當速歸報汝主令徑來跽寡人兩拜則無事矣不然則寡人須看金陵城借府庫以犒軍汝等得無悔乎於

是德明等戰懼不能措一辭即日告歸及見僞主
具陳世宗英烈之狀恐非四方所能敵僞主計無
所出遂上表服罪且乞保江南之地以奉宗廟修
職貢其詞甚哀世宗許之因曰叛則征服則懷寡
人之心也於是遣使者齎書安之然後凱還論者
以世宗加兵於江南不獨臨之以威抑亦諭之以
禮可謂得大君之體矣　陳摶陝西人能為詩數
舉不第慨然有塵外之趣隱居華山自是其名大
振世宗之在位也以四方未服思欲牢籠英傑且
以摶曾踐場屋不得志而隱必有奇才遠畧于是

名到闕下拜左拾遺搏不就堅乞歸山世宗許之未幾賜之書勅陳摶朕以汝高謝人寰棲心物外養太浩自然之氣應少微處士之星既不屈于王侯遂高隱于岩壑樂我中和之化慶乎下武之期而能遠涉山涂暫來城闕浹旬延遇宏益良多白雲暫駐于帝鄉好爵難縻于達士昔唐堯之至聖有巢許為外臣朕雖寡薄庶遵前鑒恐山中所闕已令華州刺史每事供須乍反故山履兹春序緬懷高尚當適所宜故兹撫問想宜知悉即陶穀之詞也初摶之被召嘗為詩一章云草澤吾皇詔圖

南榑姓陳三峯十年客四海一聞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超然居物外何必使為臣好事者欣然謂之答詔詩　世宗以張昭遠好古直甚重之因問曰朕欲一賢相卿試為言朝廷誰可昭遠對曰以臣所見莫若李濤世宗嘗薄濤之為人聞昭遠之舉甚驚曰李濤本非重厚朕以為無大臣體卿首舉此何也昭遠曰陛下所聞止名行曾不聞才畧何如耳且濤事晉高祖曾上疏論邠州節度使張彦澤蓄無君心宜早圖之不然則為國患晉祖不納其後契丹南侵彦澤果有中渡之變晉社

識爲先帝潛龍時亦上疏請解其兵權以備非常之變少主不納未幾先帝遂有天下以國家安危未兆聞濤已先見非賢兩何臣所首舉之者正爲此也世宗曰今卿言甚公然此人終不可于中書安置居無何濤亦卒濤爲人不拘禮法与弟澣雖甚雍睦然聚話之際不與之言往往聞作澣娶禮部尚書竇寧固之女年甲稍長成婚之夕竇氏出參濤輒望塵下拜澣驚曰大哥風狂耶新婦參阿伯豈有答禮儀濤應曰我不風只將謂是親家母澣且慙且怒既坐竇氏復拜濤又叉手當胸作歇

後語曰慙無實建繆作梁山喏喏喏時聞者無不絕倒凡濤于閨門之内不存禮法也如此世宗以爲無大臣體不復任用宜哉　世宗志在四方常恐運祚速而功業不就以王朴精究術數一旦從容問之曰朕當得幾年對曰陛下用心以蒼生爲念天高聽卑自當蒙福臣固陋輒以所學推之三十年後非所知也世宗喜曰若如卿言寡人當以十年開拓天下十年養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其後自瓦橋關回戈未到關而宴駕計在位止及五年餘六箇月五六乃三十之數也盖朴婉而言之

世宗末年大舉以取幽州契丹聞其親征君臣恐懼沿邉城壘皆望風而下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連宵遁去車駕至瓦橋關探邏是實甚喜以為大勲必集登高阜因以觀六師頃之有父老百餘輩持牛酒以獻世宗問曰此地何名對曰歷世相傳謂之病龍臺帝默然遽上馬馳去是夜聖體不豫翌日病亟有詔回戈未到關而宴駕先是世宗之在民間也嘗夢神人以大傘見遺色如鬱金加道經一卷其後遂有天下及瓦橋不豫之際復夢向之神人來索傘与經夢中還之而驚起謂近侍曰

吾夢不祥豈非天命將去耶遂名大臣戒以後事

初幽州聞車駕將至父老或有竊議曰此不足憂

且天子姓柴幽者謂燕燕者亦煙火之謂也此柴

入火不利之兆安得成功卒如其言

周書第十一

恭帝紀

恭帝諱宗訓世宗之子也　案五代會要云世宗後宮所生歐陽史作不知其母為誰氏今附識于此

仍改名令鐸　案宋史張令鐸傳云本名鐸以與河中張鐸同姓名故賜今名

以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向拱為河南尹充西京留守　案通鑑向拱即向訓也避恭帝名改焉

高麗國遣使朝貢兼進別序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三卷　案文昌雜錄云別序者記孔子所生及弟子從學之事新義者以越王為問目釋疏文之義皇靈者止說延年避災之事及符文乃道書也雌圖者止說日之暈星之彗孛亦非奇書又孝經雌圖三卷歐陽史作一卷

制封周帝為鄭王 案續通鑑長編云建隆三年周鄭王出居房州

開寶六年春崩于房陵 案續通鑑長編云開寶六年三月乙卯房州上言周鄭王殂上素服發哀輟視朝十日

陵曰順陵 案續通鑑長編云仁宗嘉祐四年詔有司取柴氏譜系於諸房中推最長一人令歲時奉

周紀

周書第十二

后妃傳

太祖聖穆皇后柴氏邢氏龍岡人　案龍川別志作魏成安人東都事畧張永德傳云周太祖柴后本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迓之會大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走過其門衣敝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步軍郭雀兒者也后異其人欲嫁之請於父母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欲嫁此人后曰此貴人也不可失也槖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於逆旅中所謂郭雀兒即周太祖也此事薛史

不載蓋當時為之諱言

淑妃楊氏父宏裕　案東都事略楊廷璋傳云父洪裕少漁貊裘陂有以二石雁授之者其翼一揜左一揜右曰吾北嶽使也言訖不知所之是年生周室淑妃明年生廷璋

遂以禮聘之　案宋史楊廷璋傳有姊寡居京師周祖微時欲聘之姊不從令媒氏傳言恐逼姊以告廷璋廷璋往見周祖歸謂姊曰此人姿觀異常不可拒姊乃從之

妃先廷璋　案東都事略廷璋係淑妃之弟續通鑑

長編亦云廷璋有姊爲周太祖妃俱與薛史異

宣懿皇后符氏　案世宗後符后即宣懿之女弟也薛史不爲立傳未免闕畧　五代史補世宗皇后符氏即魏王彥卿之女時有相士視之大驚密告魏王曰此女貴不可言李守貞素有異志因與子崇訓娶之禮畢守貞甚有喜色其後據河中叛高祖爲樞密使受命出征后知高祖與其父有舊城破之際據堂門而坐叱諸軍曰我符魏王女也魏王與樞密太尉兄弟之不若汝等愼勿無禮於是諸軍聳然引退頃之高祖至喜曰此女子白刃紛

挈之際保全可謂非常人也乃歸之魏王至世宗即位納為皇后既免河中之難其母欲使出家資其福壽后不悅曰死生有命誰能髡首跣足以求茍活也母度不可逼遂止世宗素以后賢又聞命不以出家為念愈賢之所以為天下母也　又案薛史無外戚傳攷五代會要云周太祖第三女樂安公主為漢室所害廣順元年二月追封至顯德四年四月又追封莒國長公主第四女壽安公主降張永德廣順元年四月封至顯德元年封晉國長公主第五女永寧公主廣順元年九月追封至

顯德四年四月又追封梁國長公主

周書第十三

宗室傳

杞王信　案太祖諸子早歲遇害本無事蹟永樂大典所錄薛史過於簡畧疑有刪節今無可考据歐陽史家人傳云初帝舉兵于魏漢以兵圍帝第時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姪守筠奉超定哥皆被誅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即位詔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意哥贈司空賜名信皇姪守筠賜左領軍衛將軍以筠聲近榮為世宗避更

名守愿奉超贈左監門衛將軍定哥贈左千牛將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以緣情恩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惻愴之情故皇弟贈太保侗贈司空信景運初啓天年不登俾予終鮮實慟予懷侗可贈太傅追封侯王信司徒杞王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軍衛將軍守愿贈右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牛衛將軍遜等頃因季世不享遐齡每念非辜難忘有慟守愿可贈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案歐陽史所載詔辭薛史已見本紀今仍附錄于此

以備參考

蘄王熙誨　案歐陽史家人傳云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讓次曰熙謹次曰熙誨皆不知其母為誰氏宜哥與其二皆為漢誅太祖即位詔賜皇孫名諠贈左驍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羣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為國日淺恩信未及於人須功德大成慶流于世而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巳先封太祖諸子又詔曰父子之道賢聖不忘再思天關之瑞愈動悲傷之抱故皇子左驍

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誠等戴惟往事有足傷懷宜增一字之封乃贈三台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太傅吳王誠太保韓王而王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三關過疾還京師六月癸未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左驍騎上將軍封燕國公後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即位是為恭皇帝其年八月宗讓更名熙讓封曹王熙謹熙誨皆前未封爵遂拜熙謹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右領軍衛大將軍封蘄王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其

所終。案薛史不載吳王誠韓王諴疑有闕文

周書第十四

高行周傳

高行周 案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錄行周作行温

思繼為中軍都將順州刺史 案歐陽史思繼為李匡威戍將先為晉王所招後事仁恭与薛史異

行珪別有傳在唐書 案通鑑考異引周太祖實錄云行珪在武州食盡乃夜縋其弟行周于晉軍乞兵

承繼管之厚恩忍背之乎 案通鑑考異云明宗時

爲代州刺史天祐十八年始爲副摠管蓋周太祖實錄之誤薛史未及改正

會草寇攻宋州急遣行周歸鎮　案宋史高懷德傳杜重威降契丹京東諸州羣盜大起懷德堅壁請野敵不能入行周率兵歸鎮敵遂解去

改封齊王　案歐陽史云周太祖入立封齊王據薛史則漢末已封齊王矣

安審琦傳

安審琦　案五代史補安審琦素惡釋氏凡居方鎮僧凡有過不問輕重殺之及鎮青州也一旦方大

宴忽有紫衣僧持錫杖直上廳事審琦赫怒連叱是僧安然不顧縱步而向內室至中門審琦仗劍逐之將及而滅但聞錫杖聲鏗然入在卧所審琦驚懼之際有小蒼頭報曰國夫人生子矣得非紫衣錫杖者乎因命之曰僧哥即安守忠也自是審琦稍信重

李從敏傳

從敏令判官陸浣鞫其獄而殺令遵　案北夢瑣言云鎮州市民劉方遇家財數十萬方遇妻田氏蚤卒田之妹為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長髮為

繼室有田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遇以
所積財令令遵興殖焉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
方遇疾卒子幼不能替家業方遇妻及二女以家
財數為令遵興殖乃聚族合謀請以令遵姓劉為
方遇繼嗣即令鬻券人安美為親族請嗣券書既
定乃遣令遵服斬衰居喪而二女初立令遵時先
邀每月供財二萬及後求取無厭而石李二女夫
使二女詣本府論訴云令遵冒姓奪父家財令遵
下獄石李二夫族与本府要吏親黨上至府師判
官行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賂錢數

千緡而以令遵与姊及書券安美同情共盜俱棄
市人知其究

從敏等止於罰俸而已　案北夢瑣言云從敏初欲
削官中宮哀祈竟罰一年俸

鄭仁誨傳

太祖踐阼旌佐命功授檢校司空客省使　案歐陽
史云漢興周太祖為樞密使乃召仁誨用之累官
至內客省使太祖入立以仁誨為大內都巡檢據
此傳仁誨仕周始為客省使与歐陽史異

張彥成傳

張彥成　案通鑑考異彥成本名彥威避周祖諱故
改名
贈侍中　案宋史楊克讓傳乾祐中同州節度張彥
成表授掌書記周廣順初彥成移鎮安陽穰下克
讓以舊職從行彥成入為執金吾病篤奏稱其材
可用克讓以彥成死未葬不忍就祿退居別墅候
張氏子外除時論稱之
安叔千傳
俄授鎮國軍節度使　案遼史太宗紀安叔千出班
獨立上曰汝邪州之請朕所不忘乃加鎮國軍節

度使与薛史微異

宋彥筠傳

以勞遷開封府牙校　案洛陽縉紳舊聞記彥筠多力勇健走及奔馬爲小校時欲立奇功每見陣敵于兜牟上濶爲雙髻故軍中目之爲宋忙兒後雖貴爲節將遠近皆謂之宋忙兒

周書第十五

王殷傳

瀛州人　案歐陽史作大名人

詰責而杖之　案歐陽史云殷爲刺史政事有所失

毋責之毆即取杖授婢僕自笞于毋前与薛史徵
異

劉詞傳

轉劍直指揮使　案歐陽史作長劍指揮使

贈中書令　案歐陽史作贈侍中據薛史則詞以兼
侍中贈中書令非贈侍中也疑歐陽史誤

史彥超傳

與虎捷都指揮使何徽戍晉州　案歐陽史彥超還
虎捷都指揮使与薛史異

史懿傳

本名犯太祖廟諱故改焉　案本名二句疑爲後人竄入攷懿名匡懿避宋太祖御名故去匡字薛史成于開寶六年不應豫稱爲太祖或係宋人讀是書者附注于後遂混入正文也

以抱病歸朝　案東都事畧楊廷璋傳周太祖常諭廷璋圖涇帥史懿廷璋屏左右示以詔書懿受代入朝遂免禍

白文珂傳

太原人也　案洛陽縉紳舊聞記作河東遼州人

表爲副留守檢校太保　案洛陽縉紳舊聞記白中

令文珂在代州日値漢祖授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代属郡也中令長子曰廷誨時爲衙内指揮使每日以事干郡政漢祖聞之怒其失教遂奏之嚴郡白以屬郡郡路由幷州遂詣府祭謁漢祖見之覩其儀貌敦厚舉止閑雅訪以時事對答有條漢祖由是大喜屢開筵宴命賓客盡歡而罷時漢祖已奏乞除一人北京副留守未報漢祖因奏公乞就除副留守朝廷可之

乃命太祖西征河中平　案洛陽搢紳舊聞記中令在北京日素与周祖親洽屢召中令諮詢戎事三

叛平周祖德之

以太子太師致仕　案洛陽縉紳舊聞記中令以年老堅請不已遂許之賜肩輿鳩杖命宰臣備祖筵于板橋餞之

周書第十六

趙暉傳

即時馳騎聞于漢祖　案通鑑契丹主賜趙暉詔即以為保義留守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閒趙矩奉表晉陽較薛史為詳

王守恩傳

守恩以潞城歸于漢祖仍盡取從恩之家財　案通鑑云從恩以副使趙行遷之留守牒守恩權巡檢使与高防佐之高防与守恩謀遣指揮使李萬超白晝率衆大譟斬趙行遷推守恩權知昭義留後守恩殺契丹使者舉鎮來降宋史李萬超傳云張從恩將棄城歸契丹會前驍衛將軍王守恩服喪私第從恩即委以後事遁去及契丹使至專領郡務守恩遂無所預萬超奮然謂其部下曰我輩垂餌虎口苟延旦夕之命今欲殺使保其城非止逃生亦足建勲業汝曹能乎衆皆躍然喜曰敢不惟

命遂率兩部大譟入府署殺其使推守恩為帥列狀以聞漢祖從其請乃命史宏肇統兵先渡河至潞見萬超語之曰收復此州公之力也吾欲殺守恩以公為帥可乎萬超對曰殺契丹使以推守恩蓋為社稷計耳令若賊害于人自取其利非宿心也宏肇大奇之

詔以白文珂代之　案五代史補周高祖為樞密鳳翔永興河中三鎮反高祖帶職出討之回戈路由京洛時王守恩為留守以使相自專乘檐子迎高祖於郊外高祖遙見大怒且疾驅入於公館久之

始令人傳旨托以方浴守恩不知其怒但安坐俟之時白文珂在高祖麾下名而謂曰王守恩乘檐子俟我誠無禮也安可久為留守汝宜亟去代之文珂不敢違於是即時禮上須之吏馳去報守恩曰白侍中受樞密命為留守訖留守大驚奔馬而歸但見家屬數百口皆被逐于通衢中百姓莫不聚觀其亦有乘便號叫索取貨錢物者高祖使吏籍其數立命償之家財為之一空朝廷悚然不甚為理

馮暉傳

而蕃部歸心朝議患之　案隆平集藥元福傳西戎三族攻靈州命元福佐朔方節度使馮暉討之朔方距威州七百里地無水草謂之旱海携糧至暉食盡詰朝行四十里而敵騎數萬扼要路暉大懼遣人致賂求成雖許及日中猶未決暉曰奈何元福曰彼正欲困我耳察其勢敵雖衆特依西山而陣者其精兵也請以驍銳先薄西山彼或少怯當舉黄旗為識暉善其謀斬馘殆盡

高允權傳

祖懷遷　案原本作懷遠今據歐陽史改正

孫方諫傳

定師表為邊界遊奕使　案宋史孫行友傳云方諫懼主帥捕逐乃表歸朝因署為東北面招收指揮使且賜院額曰勝福每契丹軍來必率其徒襲擊之鎧仗畜産所得漸多人益依以避難為易定師聞于朝因以方諫為邊界遊奕使行友副之自是捍禦多所殺獲乘勝入祈溝關平虜城破飛狐塞契丹頗畏之

即授以節鉞　案宋史云漢授行友易州刺史行義泰州刺史弟兄犄角以居匙每入諸軍鎮關壘坐

視一無所得

朝廷以其弟行友爲定州留後　案宋史云行友上
言偵得契丹離合願得勁兵三千乘閒平定幽州
乃移方諫鎮華州以行友爲定州留後

又以弟議爲德州刺史　案宋史作行義

自是妖徒遂息焉　案續通鑑長編建隆二年八月
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孫行友在鎮逾八年而狼
山妖尼深意黨益盛上初即位行友不自安累表
乞解官歸山上不許行友懼乃繕治甲兵將棄其
帑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藥繼能密奏其事上

遣閤門副使武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偽稱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示之令舉族歸朝行友倉皇聽命既至命侍御史李維岳即訊得實乙酉制削奪行友官爵禁錮私第取尼深意尸焚之都城西北隅行友弟易州刺史方進姪保塞軍使全暉皆詣闕待罪詔釋之

周書第十七

馮道傳

丁父憂持服于景城　案談苑云道聞父喪即徒步見星以行家人從後持衣囊追及之

有工部侍郎任贊因班退與同列戲道于後曰若急行必遺下兔園冊　案北夢瑣言以任贊語為劉岳語又云北中村墅多以兔園冊教童蒙以是譏之然兔園冊乃徐庾文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也郡齋讀書志以兔園冊為虞世南所作困學紀聞云兔園冊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仿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為訓註惲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園名其書

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　案楊內翰談苑云道与諸相歸中書食訖外廳堂吏前白道

言北使事吏人色變手戰道取紙一幅署云道去
即遣寫勅進堂吏泣下道遣人語妻子不復歸家
即日舍都亭驛不數日北行晉祖餞宴語以國家
之故煩耆德遠使自酌巵酒賜之泣下
其名動殊俗也如此　案談苑云契丹賜其臣牙笏
及牓日賜象頭者為殊禮道皆得之作詩以紀云
牛頭偏得賜象笏更容持契丹主甚喜遂潛諭留
意道曰南朝為子北朝為父兩朝皆為臣豈有分
別哉四年二月始至京師
漢祖嘉之拜守太師　案洛陽縉紳舊聞記贈大監

張公璨漢祖即位之初為上黨戎判漢祖在北京時大聚甲兵禁牛皮不得私貿易及民間盜用之如有牛死即時官納其皮其有犯者甚衆及即大位三司舉行請禁天下牛皮法與河東時同天下苦之會上黨民犯牛皮者二十餘人獄成罪俱當死大監時為判官獨執曰主上欽明三司不合如此起請二十餘人死尚閒可使天下犯者皆銜寃而死乎且主上在河東大聚甲兵須藉牛皮嚴禁可也今為天下君何少牛皮立法至于此乎遂封奏之時三司使方用事執政之地除馮瀛王外皆

悉之曰豈有州郡使敢非朝廷詔勅力言於漢祖漢祖亦怒曰昭義一判官是何敢如此其犯牛皮者依勅俱死大監以非毀詔勅亦死勅未下獨瀛王非時請見漢祖出瀛王曰陛下在河東時斷牛皮可也今既有天下牛皮不合禁陛下赤子枉死之亦足為陛下惜昭義判官以卑位食陛下祿居陛下官不惜軀命敢執而奏之可賞不可殺臣當輔弼之任使此勅枉害人性命臣不能早奏使陛下正臣罪當誅稽首再拜又曰振璪不合加罪望加勅赦之漢祖久之曰已行之矣馮瀛王曰勅未

下漢祖遽曰與赦之馮曰勒停可乎上曰可由是
汶其勑記其畧曰三司邦計國法攸依張璨體事
未明執理乖當宜停見職犯牛皮者貸命放之大
監聽勑訖聞勑云執理乖當尚曰中書自不能執
理若一一教外道判官執理則焉用彼相乎
嘗賦詩云終聞海嶽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案
青箱雜記載馮道詩全篇云莫爲危時便愴神前
程往往有奇因終聞海嶽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
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
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謚曰文懿　案五代通錄作謚文懿見通鑑考異

五代史補馮道之鎮同州也有酒務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道以狀付判官祭詳其事判官素滑稽因以一絕書之判後云荆棘森森繞杏壇儒官高貴盡偷安若教酒務修夫子覺我慚惶也大難道覽之有媿色因出俸重創之　馮瀛王道之在中書也有舉子李導投贄所業道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其來久矣加以累居相府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道於禮可乎李抗聲對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道字何謂不可也公笑曰老夫

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矣了無怒也　馮吉瀛王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為絃世宗嘗令彈於御前深欣善之因號其琵琶曰繞殿雷也道以其惰業每加譴責而吉攻之愈精道益怒凡與客飲必使廷立而彈之曲罷或賜以束帛命背負之然後致謝道自以為戒勗極矣吉未能悛改既而益自若道度無可奈何歎曰百工之司藝而身賤理使然也此子不過太常少卿耳其後果終于此

周書第十八

盧文紀傳

故令延壽北行末帝坐俟其敗　案歐陽史作文紀勸帝扼橋自守不聽據薛史帝因文紀之言而罷親征非不聽也

遂以本官致仕　案歐陽史周太祖入立即拜司空于家

和凝傳

時議以爲得人　案澠水燕談云范質初舉進士時和凝知貢舉凝常以宰輔自期登第之日名第十三人及覽質文尤加賞歎即以第十三名處之揚

屋闕謂之傳衣鉢若禪宗之相付授也後賈杲繼
凝登相位
欲預出宣勅十數道密付開封尹鄭王令有緩急即
旋填將校姓名令領兵擊之　案洛陽縉紳舊聞
記作已命高行周為招討張從恩為都監仍令焦
繼勲等數人備指使是晉祖末北征已命將校矣
与薛史異
漢興授太子太保國初遷太子太傅　案歐陽史作
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傅據薛史凝在漢為太子太
保入周方為太子太傅

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數百帙分惠於人焉　業

宋朝類苑和魯公凝有豔詞一編名香匳集凝後貴乃嫁其名為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匳集乃凝所為也凝生平著述分為演綸遊藝孝弟疑獄香匳籯金六集自為遊藝集序云予有香匳籯金二集不行於世凝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于遊藝集序實之此凝之意也

次子峴　叢錦繡萬花谷范蜀公蒙求云和峴晉相和凝之子峴生會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凝喜曰我生平美事三者并集此子宜于我矣因名曰三

美

景範傳

淄州長山人　案以下原本有闕文範父名初以戶部郎中致仕見世宗紀而景範神道碑稱爲太僕府君蓋其贈官也碑文可考者範以明經擢第爲吏于清陽掾于高密郡秩滿授范縣令周太祖時爲秋曹郎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尋轉諫議大夫充職

乃以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　案册府元龜載世宗即位七月癸巳制曰朕自履宸極思平泰

偕出一令應下民之未從行一事懼上元之罔祐晨興夕惕終歲于茲雖禮讓漸聞興行而風雨未之咸若豈刑政之斯闕而德教之未孚哉繇是進用良臣輔宣元化雖朕志先定亦輿情具瞻爰擇佳辰誕敷明命樞密院直學士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景範昔佐先帝每罄嘉謨遠事渺躬愈傾忠節奉上得大臣之體檢身爲君子之儒一昨戎輅親征皇都是守贊勳賢于留守副徽猷于行營軍政所需國用無闕今則靈臺偃草宣室圖功思先朝

欲用之言成聖考得賢之美俾參大政仍掌刑權爾其明聽朕言往敷元化予欲則垂象而清品彙爾則順天道以叙彞倫余欲恤刑名而息戰爭爾則謹憲章而恢廟畧天人之際懸合軍民之事周渝則國相之尊非爾孰處邦計之重惟材是藏廼思倜儻以致君勿效因循而保位竚聞成績用副虛懷可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以疾卒于鄉里　案碑文云年五十有二

官為立碑焉　案景範神道碑以顯德三年十二月立扈載奉勅撰孫崇望奉勅書今在鄒平縣

周書第十九

王朴傳

時朴獻平邊策　案東都事略時朴与徐台符竇儀同議

京邑庶務悉以便宜制之　案默記引聞談錄云朴性剛烈大臣藩鎮皆憚之世宗收淮南俾朴留守時以街巷隘狹例從展拓朴怒廂校弛慢于通衢中鞭背數十其人忿然歎曰宣補廂虞候豈得便從決朴微聞之命左右擒至立斃于馬前世宗聞之笑謂近臣曰此大愚人去王朴面前誇宣補廂

虞侯宜其死矣

時年四十有五　案默記云王朴仕周世宗制禮作樂攷定聲律正星歷修刑統百廢俱起又取三關取淮南皆朴為謀然事世宗纔四年耳便假之壽考安可量也

優詔贈侍中　案宋史王侁傳朴卒世宗幸其第名見諸孤以侁為東頭供奉官默記云周世宗于禁中作功臣閣畫當時大臣如李穀鄭仁誨之屬太祖即位一日過功臣閣風開半門正与朴象相對太祖望見卻立聳然整御袍襟帶磬折鞠躬左右

曰陛下貴為天子彼前朝之臣禮何過也太祖以手指御袍云此人在朕不得此袍著其敬畏如此五代史闕文周顯德中朴與魏仁溥俱為樞密使時太祖皇帝已掌禁兵一日有殿直乘馬誤衝太祖導從太祖自詣密地訴其無禮仁溥令樞院勘詰朴謂太祖曰太尉名位雖高未加使相殿直廷臣也與太尉比肩事主太尉況帶職不宜如此太祖唯唯而出臣謹案朴之行事傳于人口者甚衆而史氏闕書臣聞重修太祖實錄已于李穀傳中見朴遺事今復補其大者況太祖太宗在位每稱

朴有上輔之器朝列具聞

楊凝式傳

華陰人也 案游宦紀聞載凝式年譜云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是年生跋題識多自稱癸巳人柔

別傳云凝式字景度

父涉唐末梁初再登台席 案歐陽史楊涉傳云祖收父嚴吳縝纂誤云收與嚴乃兄弟非父子也又游宦紀聞載楊氏家譜云唐修行楊氏系出越公房本出中山相結次子繼生洛州刺史暉暉生河間太守恩恩生越恭公鈞出居馮翊至嚴器從溥

陽唐相楊收之父曰遺直生四子名皆從又曰發
假收嚴以四時為義故發之子名皆從木假之子
從火收之子從金嚴之子從水嚴生涉涉生凝式
而收乃藏踏之兄涉之伯也新五代史記唐六臣
傳乃以收為涉之祖嚴之父非也
凝式體雖蕞眇而精神穎悟　案宣和書譜云凝式
形貌寢俔然精神矍然腰大于身
歷右常侍工戶二部侍郎　案別傳作工禮戶三部
侍郎
奏除太子少保分司于洛　案游宦紀聞引楊凝式

傳所載仕梁仕晉年月皆与薛史異

年八十五　紫別傳作八十二

凝式長於歌詩　紫別傳云凝式詩什亦多雜以詼諧少從張全義辟故作詩紀全義之德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堆灰他類若此張從恩尹洛凝式自汴還時飛蝗蔽日偶与之俱凝式先以詩寄曰押引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遠相迎從恩勿怪也然凝式詩句自佳其題壁有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清麗可喜

洛州寺觀藍牆粉壁之上題紀殆徧　案别傳云凝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閑居故時人目以風子其筆迹遒放宗師歐陽詢與顏真卿而加以縱逸既久居洛多遨遊佛道祠遇山水勝槩輙留連賞詠有垣牆圭缺處頓視引筆且吟且書若與神會率實護之其號或以姓名或稱癸巳人或稱楊虚白或稱希維居士或稱關西老農其所題後或真或草不可原詰而論者謂其書自顏中書後一人而已其佯狂之迹甚著卜第于尹京之側遇入府前輿後馬猶以為遲乃策杖徒行市人隨笑之嘗廹

冬家人未換纊會有故人過洛贈以緜五十兩絹
百端凝式悉留之修行尼舍俾造襪以施崇德普
明兩寺飯僧其家雖號寒啼飢而凝式不屑屑也
留守聞其事乃自製衣給米遺之凝式笑謂家人
曰我固知留守必見周也每旦起將出僕請所之
楊曰宜東遊廣愛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
舉鞭曰姑遊廣愛僕又以石壁為請凝式乃曰姑
遊石壁聞者拊掌
有風子之號焉　案五代史補楊凝式父涉為唐宰
相太祖之篡唐祚也涉當送傳國璽時凝式方冠

諫曰大人爲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而吏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何其宜辭免之時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於己往往陰使人來探訪群議縉紳之士及禍甚衆涉常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駭曰汝滅吾族于是神色沮喪者數日凝式恐事泄即日遂佯狂時人謂之楊風子也

王仁裕傳

自是姿性絶高　案此下有闕文輿地紀勝云王仁裕知貢舉時所取進士三十三人皆一時名公卿

李昉王溥爲冠

目之曰西江集　案輿地紀勝仁裕所著有紫泥集西江集入洛記共百卷　五代史補王尚書仁裕乾祐初放一榜二百一十四人乃自爲詩云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動羽毛輕擲金換却天邊桂鑿壁偷將榜上名陶穀爲尚書素好詆諧見詩佯驚曰大奇大奇不意王仁裕今日做賊頭也聞者皆大笑

裴羽傳

贈工部尚書　案歐陽史作户部尚書

段希堯傳

河內人也　案宋史段思恭傳作澤州晉城人

邊蔚傳

父㮤華州下邽令　案宋史邊珝華州鄭人也曾祖頵石泉令祖㮤下邽令父蔚太常卿

周書第二十

趙鳳傳

趙延壽爲契丹鄉導歲侵深冀鳳往依焉　案宋史荆罕儒傳罕儒少無賴與趙鳳張輦爲羣盜晉天福中相率詣范陽委贄燕王趙延壽得掌兵權

張賴傳

太原人　案東都事略張永德傳作并州陽曲人

駙父都尉永德之父也　案宋史列傳云家世饒財

曾祖丕尚氣節後唐武皇鎮太原急於用度多嚴

選富家子掌帑庫或調度不給即坐誅沒入貲產

丕為之滿歲府財有餘宗人政當次補其任宗族

為泣拜請丕濟其急丕又為代掌一年鄉里服其

義

以戚里之故　案東都事畧周太祖即位除永德左

衛將軍駙馬都尉妻為晉國公主

遷安州防禦使　案宋史作事晉為安州防禦使与薛史異

劉仁贍傳

時仁贍卧疾已亟因翻然納款　案歐陽史云仁贍固守三月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是仁贍未嘗親納款于周也薛史作翻然納款蓋仍周實錄原文未及釐正

周書第二十一

王峻傳

峻奏上文知舉不公請致之于法太祖頷之而已

案宋史趙上交傳峻奏上交選士失實貶商州司馬朝議以爲太重會峻貶乃止

又奏請以顏衎陳觀代范質李穀爲相　案歐陽史作顏衎陳周

宣制貶授商州司馬　案通鑑云峻至商州得腹疾帝猶愍之命其妻往視之未幾而卒

未幾死于貶所時廣順三年三月也　案五代春秋作三月誅王峻與薛史異　五代史闕文廣順初河東劉崇引契丹攻晉州遣王峻率師赴援峻頓於陝周祖親征遣使諭之峻見使受宣訖謂使者

曰與其馳還附奏陛下言晉州城堅未易可破劉崇兵鋒方鋭不可与力争所以駐兵者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輕舉令朝中受聖知者惟李穀范質而已陛下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以賊軍入汴大事去矣使還具奏周祖自以手提其耳曰幾敗吾事

慕容彥超傳

周太祖時　案通鑑注引薛史彥超傳有令兄事已至此語蓋彥超以漢高祖為兄也通鑑改作令兄似未喻其意今全文無可考姑附識於此　五代

史補慕容彥超素有鉤距兗州有盜者詐為大官從人跨驢于衢中市羅千餘足價值既定引物主詣一宅門以驢付之曰此本宅使汝且在此吾為汝上白于主以請值物主許之既而聲跡悄然物主怒其不出叩門呼之則空宅也於是連叫賊巡司至疑其詐兼以驢收之詣府彥超憫之且曰勿憂吾為汝擒此賊乃留物主府中復戒廐卒高繫其驢通宵不與水草然後密召親信者牽于通衢中放之且曰此盜者之驢耳自昨日不與水草其飢渴者甚矣放之必奔歸家但可躡蹤而觀之盜

無不獲也親信者如其言隨之其驢果入一小巷轉數曲忽有兒戲于門側視其驢遽呼曰驢歸驢歸盜者聞之欣然出視遂擒之　高祖登極改乾祐為廣順是年兖州慕容彥超反高祖親征城將破忽夜夢一人狀貌甚偉異被王者之服謂高祖曰陛下明日當得城及覺天未曉高祖私謂徵兆如此可不預備乎於是躬督將士戮力急攻至午而城陷車駕將入有司請由生方鳴鞘而進遂取別巷轉數曲見一處門牆甚高大問之云夫子廟高祖意豁然謂近臣曰寡人所夢得非夫子乎不

然何取路於此也因下馬觀之方升堂覩其聖像一如夢中所見者于是大喜叩首再拜近臣或諫以為天子不合拜異世陪臣高祖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而又嘗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贊所及耶安得不拜仍以廟側數十家為洒掃户命孔氏襲文宣王者長為本縣令

慕容彥超之被圍也秉城而望見高祖親臨矢石其勢不可當退而憂之因勉其麾下曰汝等宜為吾盡命吾庫中金銀如山積若全此城吾盡以為賜汝等勿患富貴須之有卒私言曰我知庫中銀皆鐵胎得之何用於是

諸軍聞之稍稍解體未幾城陷及高祖之入也有司閱其庫藏其間銀鐵胎者果十有七八初彥超常令人開質庫有以鐵胎銀質錢者經年後庫吏始覺遂言之于彥超初甚怒頃之謂吏曰此易致耳汝宜僞劉庫牆凡金銀器用暨縑帛等速皆藏匿仍亂撒其餘以爲賊踐後申明吾當擒此輩矣庫吏如其教於是彥超下令曰吾爲使長與百姓而又不謹遭賊劉去其過深矣今恐百姓疑彥超隱其物宜令三日内各投狀明言質物色自當倍償之不爾者有過百姓以爲然于是投狀相繼翼

日鐵胎銀主果出於是擒之置之深屋中使敎部曲輦晝夜造用廣府庫此銀是也

周書第二十二

劉暤傳

男泳視之已卒矣　案太平廣記云衙命使吳越路由鄆州卒于郵亭

王延傳

改少傅致仕　案歐陽史作以太子少保致仕

申文炳傳

知貢舉　案玉壺清話云李處顯德中舉進士工詩

有云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樞密王朴以此一
聯荐于申文炳文炳知貢舉遂爲第三人

扈載傳

而載已病不能謝　案載以賦受知據宋史李穀傳
則載之遷官由王朴薦之

賈緯傳

眞定獲鹿人也　案宋祁景文集賈令君墓誌銘賈
氏自唐司空魏國公耽世貫滄州南皮子孫稍稍
從眞定五世祖諒高祖瑾曾祖處士諱初有至性
疾世方亂守鄉里不肯事四方祖諱緯

編為唐年補錄凡六十五卷　案景文集緯博學善詞章論議明鋭一時諸儒皆屈唐自武宗後史錄亡散君掇拾殘餘為唐年補錄數十萬言敘成敗事甚悉書顯于時

開運中累遷中書舍人　案王珪華陽集賈文元墓誌銘作曾祖緯晉中書舍人宋史賈昌朝傳因之然緯實終于周非終于晉也宋祁景文集又作漢周閤中書舍人據此傳緯仕漢周未嘗再為舍人疑景文集誤

趙延乂傳

趙延乂　案歐陽史作趙延義

太祖數召對焉　案歐陽史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師召延乂問漢祚短促者天數耶延乂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室淫酷刑法枉濫天下稱寃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欲誅其族聞延乂言悚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

李知損傳

李知損　案五代史補李知損官至諫議大夫好輕薄時人謂之李羅隱至于親友間往還簡牘往往

引里巷常談謂之偶對常有朝士奉使回以土物爲贈其意猶望却回知損覺之且遺書謝之曰在小子一時間却擬送去恐大官兩羅里更不將來乾祐中奉使鄭州時宋彥筠爲節度彥筠小字忙兒因宴會彥筠酒酣輒問曰衆人何爲號足下爲羅隱對曰下官平素好爲詩其格致大抵如羅隱故人爲號彥筠曰不然蓋爲足下輕薄如羅隱耳知損大怒厲聲曰只如令公人皆謂之宋忙兒未必使能放牛滿座皆笑

孫晟傳

本名鳳　案南唐書云孫忌高密人一名鳳又名晟
少舉進士
授秘書省著作郎　案南唐書云豆盧革為相雅知
忌辟為判官
亡命于陳宋閒　案歐陽史云安重誨惡晟以為教
守殷反者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
奔于吳与薛史微有詳畧皆言晟因朱守殷事牽
連而亡命也南唐書則云天成中與高輦同事秦
王從榮從榮敗忌亡命至正陽未及渡追騎奄至
忌疑其狀偉異睨之忌不顧坐淮岸捫敝衣齧蝨

退者乃舍去是又以晟為秦王賓客而出亡也与五代史異

累歷偽任　案王壺清話載忌為舒州觀察有二卒白晝持刃來害忌忌諭以禍福解金帶与之使遁去南唐書云忌為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有歸化卒二人正晝挺白刃入府求忌殺之入自西門吏士倉卒莫能禦適忌閒行在東門聞亂得民間馬乘之奔桐城叛卒不得忌乃殺都押衙李建崇而遁忌坐貶光祿卿考孫晟在舒州事不見五代正史故傳聞多失實。

令收晟下獄与其從者百餘人皆誅之　案南唐書云世宗命都承旨曹翰獲至右軍巡院猶飲之酒數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賜自盡晟怡然整衣索笏東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謝從者二百人亦皆誅死于東相國寺

誓死以報之　案釣磯立談云晟將命周朝自知不免私謂副使王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忍負永陵一抔土餘非所知也

舊五代史攷異卷第四